



古代生活中的潔淨與禮儀—— 從本院新入藏的商代晚期魚紋盤談起

■ 張莅

在遙遠的上古時期，潔淨是祭祀活動中重要的一環。用來洗沐的青銅器，依據功能之別，有盛水、溫水、注水、承水、舀水等不同的器具，反映著高級貴族在禮儀方面的講究，以及對於身體潔淨的需求。在眾多的青銅水器中，以盤出現的時間較早，延續的時代也長，最具代表性。本院近年新入藏一件青銅〈魚紋盤〉，係由國際著名收藏家范季融先生捐贈。范氏所藏青銅器質量俱精，嘗以「首陽吉金」之名舉辦展覽及出版圖錄，享譽海內外。這件新入藏的〈魚紋盤〉，製作年代為殷墟前期，距今約三千年，是目前所見同時期數量不多的青銅大盤，現介紹如下，以饗讀者。

新入藏青銅魚紋盤

在商周青銅器中，青銅盤以其開闊的敞口為特色，器物內底一覽無遺，是少數能夠以平整之大面積展現圖飾的器類。就目前所知，早在商代前期就可以見到青銅盤的蹤影，到了商代晚期，青銅盤主要出現在大型墓葬，墓主多為較高等級的貴族。盤的主要特徵為大敞口、淺腹。商代青銅盤的尺寸大多相當，口徑約為30公分至40公分之間，器物通高15公分左右。

本院新入藏的這件青銅〈魚紋盤〉，口徑達48公分，通高18.5公分，尺寸頗為可觀，氣勢恢弘。由整體形制來看，向上收束的高圈足承托淺腹，腹壁再搭配著寬平折沿，展現端莊

穩重的視野。進一步觀察細節，可見折沿內凹成階，有著往盤中聚焦視線的效果。（圖1）折沿下方則有三橋形耳，位置與圈足上的三鏤孔互相對應。在圖飾方面，盤底中央有一陰刻圓形渦紋，外環四張口魚紋（圖2），在弧壁上順時鐘排列，首尾相連，彷彿正在游動。在盤腹外壁的部分，為帶狀紋飾一周，內有夔龍紋，以及填地的雲雷紋，上下夾飾聯珠紋。（圖3）外撇的圈足上，同樣裝飾著一周夔龍紋及雲雷地紋。

由肉眼觀看，此件〈魚紋盤〉的外觀滿布銅鏽，並無明顯缺損，狀態良好。在進行入藏準備工作時，由本院登錄保存處文物科學研究



圖1 商代晚期 魚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 商代晚期 魚紋盤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3 商代晚期 魚紋盤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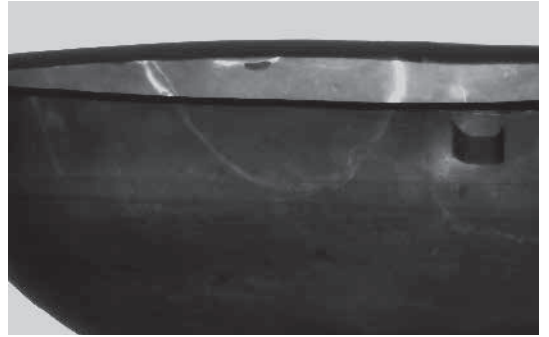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商代晚期 魚紋盤 X光透視影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科學檢測實驗室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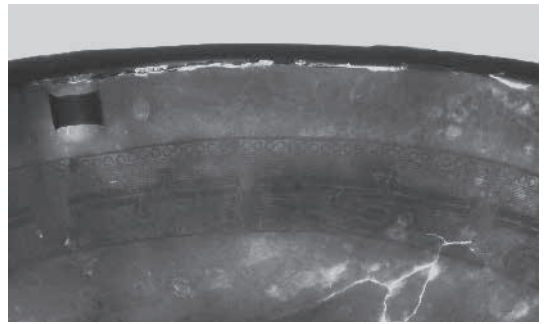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商代晚期 魚紋盤 X光透視影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科學檢測實驗室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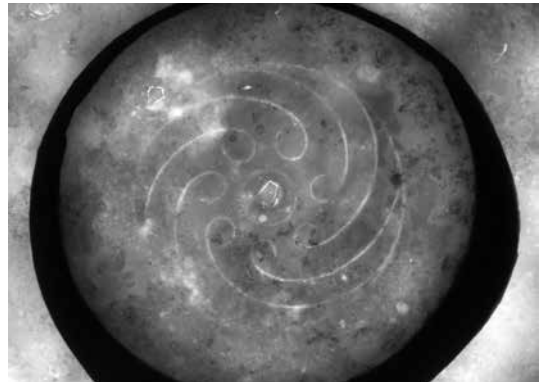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商代晚期 魚紋盤 X光透視影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科學檢測實驗室提供

檢測實驗室，以X光穿透影像技術進行檢視，發現此盤的口沿上方有多處裂縫，其中一處呈明顯的V形缺口（圖4），另外在器底和腹壁交接處也可見到清楚的裂痕（圖5），皆經過修補。陳東和博士於此次的檢測報告中指出：「裂

縫處應是利用非金屬填料黏著修補，並進行加工銹化處理，使銅盤外觀呈現較為完整而一致的色澤。」¹說明這件青銅〈魚紋盤〉的真實樣貌，並且歷經後人修補的過往。〈魚紋盤〉的圈足完好，於X光透視影像中未見破補，三個



圖7 商代晚期 銅盤 河南安陽殷墟武官村出土 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、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，《殷墟新出土青銅器》，頁130-131。



圖8 商代晚期 銅盤 山西石樓桃花者村出土 取自李伯謙主編，《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》第3冊，頁93。



圖9 商代晚期 銅盤 陝西榆林清澗張家峁出土 取自李伯謙主編，《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》第15冊，頁103。

穿透的鏤孔是鑄造時留下的遺痕。這種圈足上的鏤孔，多見於商代晚期的觚、盤、壺等器物，有的是十字形，有的是方形，被穿透的地方原來是泥芯撐的位置，目的是用於保持陶範和泥芯的距離，以及加強塊範之間的定位，在澆注銅液後消失，因此留下孔洞。²在器底的部份，則可見銅芯撐（墊片）的設置。（圖6）芯撐技術呈現著當時工匠為解決問題的巧思，並反映著殷墟時期鑄銅工藝的發展。最後，參考安陽殷墟武官村出土銅盤的缺損修補狀況，本院新入藏的〈魚紋盤〉亦於口沿和器壁交接處表現舊有的斷裂痕跡，表示此類器物的受力面和脆弱之處，推測或許與當時的鑄造技術有關。

商代青銅盤的形制與裝飾

從器物形制來看，林巳奈夫曾以腹壁斜度和圈足樣式區分，將青銅盤歸納出兩種類型，³其一為標準型的盤，如安陽殷墟武官村北（M259：4，圖7）⁴以及山西石樓桃花者村出土銅盤（圖8），⁵形制均為敞口、淺腹，圈底近平，圈足直壁。其二為相較於標準型銅盤的另一種型態，如陝西榆林清澗張家峁（圖9）和解家溝出土銅盤，具有寬平沿外折、深腹，高圈足外侈的特點。

在前述的兩種分類基礎之上，內田純子注意到了商代晚期青銅盤可能具有鑄造地的區別，並進一步指出，林巳奈夫提出的標準型銅盤，當為安陽王都所製，第二類的銅盤，除了高圈足具外撇特點，器腹壁和內底交接處的斜度大，圈足的直徑也較小，應該是地方獨自發展的類型。由目前商代晚期青銅盤的出土地點來看，兩種類型的銅盤在圈足方面的樣態，的確存在明顯差異。不過，山西石樓曾經出土歸屬於第一類標準型的銅盤，於此，內田純子推

測可能是由王都運送過去的案例。⁶

對比本院新入藏的〈魚紋盤〉，依其圈足高度和外侈的型態，屬於林已奈夫所說的第二類，也就是內田純子指出的地方型銅盤。然商代晚期的銅盤是否存在區域性的鑄造工藝差異，尚須更多證據說明。整體而言，新入藏的這件〈魚紋盤〉，器物特徵為商代晚期的銅盤形態，由其寬折沿的內凹形式，口沿下環耳與圈足鏤孔相對應的情形，以及盤面渦紋和魚紋的配置來看，時代可推斷為殷墟前期器物。

在紋飾特點方面，商代青銅盤常見的圖飾為魚紋、龜紋，以及龍紋，表現多與水生環境相關的意象。其中，青銅盤較具獨特性的裝飾為魚紋，並可分為寫實的魚紋，以及帶有夔龍紋唇口特徵的魚紋兩種。寫實魚紋的口部多為閉合，魚身細長且帶有鱗片，通常繪有脊鰭、腹鰭。（圖 10）另一種則是由夔龍紋的口部和魚身組成，⁷如本文介紹的新藏〈魚紋盤〉，盤內壁所飾魚紋（見圖 3），作側視形，唇部上下外翻，與夔龍紋的唇口（圖 11）類似，魚身上的鱗片則用簡單的短線和圈形勾勒。類似的結合型魚紋，還見於著名的商代晚期婦好墓，該墓出土的一件銅盤（M5：777）亦裝飾著帶有夔口的魚紋。相較於具象型的魚紋，張嘴的夔口魚紋，似乎更像在水中游動時呼吸吐納的樣子。（圖 12）

魚紋的裝飾位置多在盤腹壁內側或近底斜面，通常由三隻或四隻環繞器物組成，營造魚群游動的立體連續圖像。在大敞口的盤內底中心，主要的平面紋飾則是隨著圓身器體展現構圖，發展的序列為渦紋、龜紋至龍紋。渦紋呈現的是水經擾動後，產生的漩渦，如山西石樓桃花者村、安陽殷墟武官村出土銅盤（圖 13），及本院新入藏之〈魚紋盤〉，內底正中均是以此



圖10 商代晚期 銅盤 魚紋拓片 北京平谷劉家河出土 取自北京市文物管理處，〈北京市平谷縣發現商代墓葬〉，《文物》，1977年11期，頁5。



圖11 西周中期 麒麟龍紋方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2 商代晚期 銅盤 魚紋拓片 河南安陽殷墟武官村出土 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、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，《殷墟新出土青銅器》，頁131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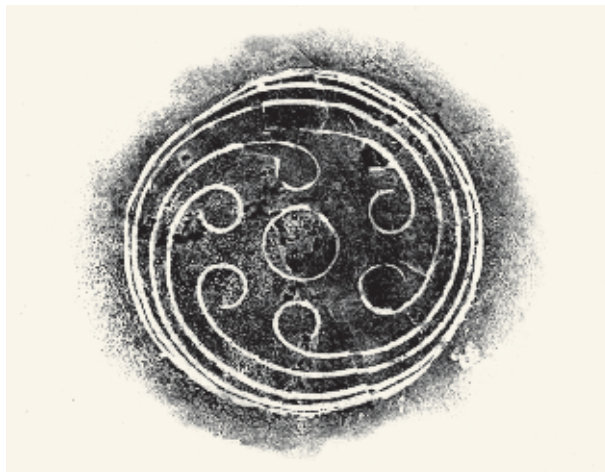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3 商代晚期 銅盤 渦紋拓片 河南安陽殷墟武官村出土 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、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，《殷墟新出土青銅器》，頁131。



圖14 商代晚期 銅盤 龜紋 陝西榆林清澗張家峁出土 取自李伯謙主編，《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》，第15冊，頁103。



圖15 商代晚期 銅盤龜紋拓片 北京平谷劉家河出土 取自北京市文物管理處，《北京市平谷縣發現商代墓葬》，《文物》，1977年11期，頁5。



圖16 商代晚期 蟠龍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為飾。將渦紋進一步增添外圈，加上頭和四腳、尾巴後，就成了烏龜紋。如陝西清澗張家峁（圖14）、河南安陽小屯（M232：R2073）、北京平谷劉家河出土的銅盤（圖15），都是由渦紋發展而成的龜紋。

以龍紋作為主要裝飾的銅盤，如本院所藏商代晚期〈蟠龍紋盤〉（圖16），該盤內底正中蜷伏著一龍，龍首以浮雕方式呈現，龍身由細緻的鱗片整齊排列而成。龍首的兩側臉頰旁，可見填入魚紋（圖17），口下方則是兩隻小蛇。



圖17 商代晚期 蟠龍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8 商代晚期 蟠龍紋盤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盤面邊緣環繞著夔紋、鳥紋、魚紋（圖 18），所有的圖飾皆左右相對，形成穩重且平衡的視覺效果。想像此盤若傾水注入，波光鱗影間，盤中之龍探頭欲出，盤壁間的生物則仿如游動，畫面鮮明。依形制觀察，〈蟠龍紋盤〉的圈足增添了階座，再參考紋飾風格，表現的都是屬於殷墟晚期典型的器物特徵，稍晚於本院新入藏的〈魚紋盤〉。

商代青銅盤的功能與使用

目前對於青銅盤功能的理解，主要是作為水器用途的考察。從器物組合分析，現在見到最早的青銅盤，出土於湖北黃陂盤龍城的李家嘴，時代為商代早期，盤的腹壁飾獸面紋。在墓葬中，與簋、尊一起放在外椁的西北角，爵、罍、盃放在西南角，⁸ 簋是盛食器，尊、爵、罍、盃皆當屬於酒器，盤與其他器物之間，似乎還看不出功能上的明確關聯性。

銅盤作為明確的水器用具，見於安陽殷墟侯家莊西北崗 1400 號墓，根據發掘資料，在該墓的東墓道發現一套水器用具，從中可以看見盤與其他器物的搭配。這套物品包括銅製的盂、盤、勺、壺、人面器具，以及陶礮。當中的銅盤，口徑 46.7 公分、高 13.5 公分，器外壁裝飾著陰線龍紋，出土時是倒扣在銅盂上，盂自有器蓋，龍紋盤與其之關聯，應當是作為水器用具的共通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為儲水用的銅盂，口徑 40.4 公分，容積達 16.8 公升，器內底留有液體遺痕。⁹ 蓋內和器內底均鑄銘：「寢小室盂」說明盥洗場所也許就在寢室裡。這套用具功能齊全，有汲水器「壺」、儲水器「盂」、舀水器「勺」、承水器「盤」，甚至還有搓除身體污垢的「陶礮」，清楚傳達了銅盤在其中扮演的分工角色。1400 號大墓為帶有四條墓道

的亞字形大墓，墓主可能是一位商王。這套水器典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並於所屬的歷史文物陳列館展覽。根據策展人黃銘崇介紹，¹⁰ 商代高級貴族不僅擁有高規格的銅製盥洗配備，從西北崗大墓區祭祀坑出土溫水用具來看，甚至還展現使用熱水沐浴的習慣。

另一方面，在安陽西北的孝民屯村，曾發掘大面積的商代鑄銅遺址，其中重要的成果，是發現一件用於鑄造大型銅容器的陶底範，平面為圓形，直徑約 154 公分，透過對腹壁的型態分析，學者指出這件陶範可能是用於澆鑄大型銅盤。¹¹ 鑄成的大型銅盤在祭祀活動中使用，就尺寸而言，幾乎可容納人類的完整身軀，具備潔淨全身的沐浴功能。青銅盤作為水器的重要器類，也由此可見端倪。

潔淨與禮儀：水器組合的發展

青銅盤的出現與使用，反映的是古代貴族生活中對於潔淨的需求與重視。由生活史的角度探索，在給水設備尚未發達時，講究的一次清潔全身，不是容易的事。許多與盥洗行為相關的漢字，追其字源正是表示清洗不同的身體部位，例如表示洗臉的「沫」，洗頭髮的「沐」，洗手的「盥」，洗腳的「湔」，洗身體的「浴」。¹² 其中表示洗臉的商代甲骨文字形「𠄎」¹³「𠄎」¹⁴ 可以看見一個人彎曲著腳，在器皿前，或散著頭髮，或低頭向下，以手洗臉的樣子。這個裝水的容器，有著較高的圈足，有可能是盆、盂（圖 19）、盤等。容器裝水，除了可以用來清洗，清澈的水也能用於照容，如西周金文「𠄎」¹⁵ 像一個人睜大著眼，在裝有水的容器中，端詳自己，這也就是具有監察、監視意思的「監」字，本義是由上往下監看。¹⁶ 又如洗手的「盥」字，金文字形作「𠄎」¹⁷ 像是注水由上而下傾倒，



圖19 商代晚期 獸面紋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雙手在器皿中清洗。在這個會意字中，下方的器皿，有著淺淺的器壁，帶有圈足，器壁上的小短線似乎表示環耳，整體來看，與盤的器形最為接近。所以，可以推測，洗手時，盤是用來承接清洗後的廢水。（表1）

進入周代之後，青銅盤成爲水器組合的必要條件，承擔著禮儀活動中的重要角色。傳世文獻如《禮記·內則》描述媳婦與公婆相處的日常儀節，除了噓寒問暖之外，還要適時提供生活上的扶助，當中包括洗手這件事：「進盥，少者奉盤，長者奉水，請沃盥。盥卒，受巾。」¹⁸鄭玄（127-200）《注》：「盤，承盥水者。」¹⁸說明盥洗的程序和器物，由年紀長者端水澆注，年紀輕者捧著盤接水，當中的盤是作爲承水器使用，用於承接清洗後的廢水。在青銅盤的銘

文中，到了春秋時期，出現自稱爲「盥盤」的例子，如春秋早期〈聶叔盤〉：「唯王正月初吉丁亥，聶叔作季改盥盤，其眉壽萬年，永保其身，它它熙熙，壽老無期，永保用之。」（《殷周金文集成》10163）加強說明盤作爲盥洗用具的意

表一 與水器相關的古文字

甲 骨 文	沫	沫
		
金 文	盥	盥
		

資料來源：《小學堂》網站：<https://xiaoxue.iis.sinica.edu.tw/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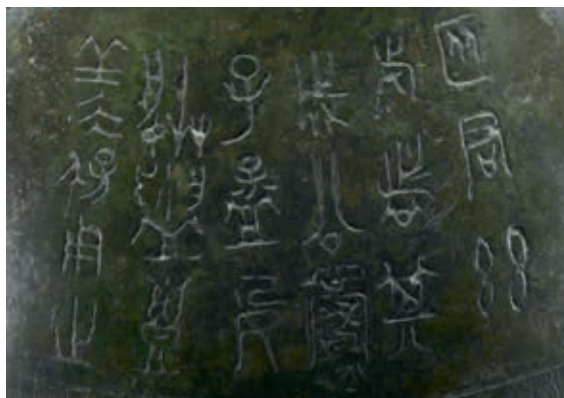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0 春秋晚期 匜君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1 春秋中期 蟠螭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2 春秋中期 蟠螭紋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涵。此外，使用「盥」字作為器物自名的修飾語，還見於其他水器，例如本院所藏春秋晚期〈匜君壺〉：「匜君茲旅者，其成公鑄子孟改媵盥壺，永保用之。」（圖20）由銘文可知，這件壺是當作水器使用，並且是一件送給孟改的嫁妝。至於用來注水的器物，在《儀禮》、〈既夕禮〉、〈公食大夫禮〉、〈士虞禮〉各篇，均可以見到名為「匜」的器物，用來注水，與

盤搭配使用。¹⁹ 這個使用禮器以清潔手部的過程，稱為「沃盥之禮」。西周中期時，盤與盥形成固定組合。西周晚期以後，水器大盛，例如在河南浙川下寺墓地，從春秋中期到晚期的八座楚系貴族墓，均隨葬有一件三足環耳盤和封口式匜。在春秋時期，一盤一匜的成套水器（圖21、22），特別是漢淮流域，幾乎成為貴族隨葬青銅器時的標準配備。²⁰

小結

從商代青銅盤的形制、裝飾紋樣，以及商王大墓的器物組合內容，到周代水器配備的固定使用，說明商周時期的青銅盤，作為水器，既是古人日常中的必需品，也是祭祀、饗宴等

禮儀場合中重要的用具。春秋時期，盤與匱的水器組合，更是貴族之女結婚時的常見嫁妝。透過理解古代生活中的水器，可想像從身體的洗滌，到心境的虔誠，由外至內的潔淨，反映了當時禮儀與生活的緊密關係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註釋：

1. 陳東和、黃千奇，〈商代晚期魚紋盤檢測報告〉，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檢測報告，2017（未發表）。
 2. 劉煜，《殷墟出土青銅禮器鑄造工藝研究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18），頁 276-279。
 3. (日) 林巳奈夫，《殷周青銅器綜覽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），頁 241。
 4.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、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，《殷墟新出土青銅器》（昆明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 130-131。
 5. 李伯謙主編，《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》第 3 冊（北京：龍門書局，2018），頁 93。
 6. (日) 內田（難波）純子，〈商代銅盤內底上的世界〉，收入《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 659-667。
 7. 曹峻，〈「夔紋」再識〉，《考古》，2012 年 11 期，頁 68-75。
 8.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，《盤龍城：1963-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1）。
 9. 梁思永、高去尋、石璋如校補，《侯家莊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96），頁 52-54；李永迪，《殷墟出土器物選粹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09），頁 68-69。
 10. 黃銘崇，〈商王洗澡，要洗熱水！不洗熱水，洗不乾淨！〉刊載於《歷史學柑仔店》網站（2018 年 6 月 8 日）<https://reurl.cc/eOBo7>（檢索日期：111 年 8 月 30 日）；丁瑞茂，〈商王的盥洗用具及使用方式〉，《美成在久》，2021 年 6 期，頁 38-49。
 11. 岳洪彬、岳占偉，〈試論殷墟孝民屯大型鑄範的鑄造工藝和器形——兼論商代盥洗禮儀〉，《考古》，2009 年 6 期，頁 72-76。
 12. 陳昭容，〈從古文字材料談古代的盥洗用具及相關問題——自浙川下寺春秋楚墓的青銅水器自名說起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》，71 本 4 分（2000.12），頁 864。
 13. 字形來源：郭沫若，《甲骨文合集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，1982），31951。圖檔出處：《小學堂》網站 <https://xiaoxue.iis.sinica.edu.tw/>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資訊科學研究所共同開發，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維護）。
 14. 字形來源：郭沫若，《甲骨文合集》4284。圖檔出處：《小學堂》網站。
 15. 字形來源：中國社會科學院，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，1984），器號 00883，西周早期，〈雁監甗〉，圖檔出處：《小學堂》網站。
 16. 季旭昇，《說文新證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8），頁 26。
 17. 字形來源：中國社會科學院，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，1984），器號 10282，春秋早期，〈夆叔匱〉，圖檔出處：《小學堂》網站。
 18. (漢) 鄭玄注、(唐) 孔穎達疏，(清) 孫希旦撰，《禮記集解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），卷 24，頁 729。
 19. (漢) 鄭玄注、(唐) 賈公彥疏，王輝整理，《儀禮注疏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），卷 6，〈士昏禮〉，頁 154。
 20.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、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、浙川縣博物館，《浙川下寺春秋楚墓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1），M7、M36、M1、M2、M3、M4、M10；陳昭容，〈從古文字材料談古代的盥洗用具及相關問題——自浙川下寺春秋楚墓的青銅水器自名說起〉。
-

2022.9.16—12.18

閑情四事

插花 · 焚香 · 掛畫 · 喝茶

插花 · 焚香 · 掛畫 · 喫茶

FOUR LEISURE ACTIVITIES

ARRANGING FLOWERS | BURNING INCENSE | HANGING PAINTINGS | TASTING TEA

主辦單位 Organizer



國立故宮博物院
NATIONAL PALACE MUSEUM

借展單位 Exhibit Lenders



國家圖書館
National Central Library



mOc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
OSAKA The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, Osaka

龍光院

